



覆正平本

論語集解

古逸叢書之三

古逸叢書之三

論語集解
遵義黎氏校刊

覆正平本

論語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

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

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

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

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

多於魯論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

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之故有魯

論有齊論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

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

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

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248196

5817

一篇有兩子張九二十一一篇篇次
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
魯論兼講齊說善從之號曰張侯
論爲世所貴堂氏周氏章句出焉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
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
亦爲之訓說漢末太司農鄭玄就
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註迄
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
烈皆爲義說前世傳受師說雖有
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
于今多矣所見不同豈有得失今

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
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
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
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
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

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九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
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

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懌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

邕氏曰同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君子乎

愠怒也凡人有
不知君子不愠也

曰孔安國曰弟子有若其為人也孝悌而好

犯上者鮮矣鮮少也上謂凡在已上者言孝悌之人必

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

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

仁之本與先能事父兄然後可乃仁成也子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色皆欲令人說也曾子曰馬融曰弟子曾參也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乎子曰導千乘

之國馬融曰導謂為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

馬融曰導謂為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車車一乘然

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

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苞氏曰導治千乘之國者百里

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融依

周禮苞氏依王制孟敬事而信苞氏

子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五也節用而愛人

苞氏曰節用不奢侈國使民以時以民為本故愛養也

苞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子曰弟子入

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融曰文者古之遺

也文子夏曰賢賢易色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

也言以好色之事父母能竭其力心好賢則善也

事君能致其身

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不固

孔安國曰固弊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

又不能堅固又識其義理也

主忠信無友不如已

者過則勿憚改

鄭立曰主親也憚難也

曾子

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安國曰慎終

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

歸於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

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

與

鄭立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

求而得邪抑人君自願與為治也惟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邦政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求之與

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異明人君自願與為治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安

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尊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安國曰孝子

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有子曰禮之

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

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

和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

覆故曰近
於義也
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氏管

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
能遠耻辱故曰近於禮也
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
孔安國曰因親也
言所親不失其親

亦可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
敬也

求安
鄭玄曰學者之
志有所不暇也
敏於事而慎

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已矣
孔安國曰敏疾也
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
有道有道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
孔安國曰未足多也
未若貧而樂

道富而好禮者也
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

為憂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苦也

如磨其斯之謂與
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

禮能自切琢子曰賜也始可與言

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安國曰

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也故然之往告以貧而樂

道來若以切琢子曰不患人之不已

知患已不知人也曰

論語為政第二九何晏集解九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眾星共之苞氏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

星共子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一之大數也

言以蔽之苞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苞氏

曰歸子曰導之以政孔安國曰齊政謂法教

之以刑馬融曰齊整之民免而無恥

孔安國曰苟免罪也道之以德謂道德也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格者正也子曰吾十

有五而志乎學三十而立有所成也

四十而不惑孔安國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

天命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

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縱心所

欲不踰矩馬融曰矩法也縱孟懿

子問孝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子曰無

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無違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意將問於樊

遲故告之樊遲樊遲曰何謂也子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

疾之憂

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

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也

子游問孝

孔安國曰

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

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

以別乎

堂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一曰人之所

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弗愛豕畜也愛而弗

敬也獸畜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色難謂承

望父母顏色乃為難也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

酒食先生饌

馬融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

以為孝乎

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

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耳也

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

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恠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所以用也言視其行用也

觀其

所由

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

察其所安人焉

廋哉人焉廋哉

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有

所匿其情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

師矣

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可以為師也

子曰君

子不器

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子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

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

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也

子曰君子周

而不比 孔安國曰忠信為小人比周阿黨為比也

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罔氏曰學

而不尋思其義理罔然無所得之也 思而不學則殆

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 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矣 攻治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

不同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 孔安國曰由弟

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 鄭玄曰子張弟

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 子曰多聞闕

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罔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

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也 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 罔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鄭立
曰言

行如此雖不得
祿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

民服

魯君之謚也

孔子對曰舉直

錯諸枉則民服

魯氏曰錯置也舉
用正直之人廢置

邪枉之人則
民服其上也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

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

品

何

孔安國曰魯卿季
孫肥也康謚也

子曰臨之以

莊則敬

魯氏曰莊嚴也君臨民
以嚴則民敬其上也

孝

慈則忠

魯氏曰君能上孝於親
下慈於民則民忠也

舉

善而教不能則民勸

魯氏曰舉用
善人而教不

能者則
民勸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魯氏曰或人以為
居位乃是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

政也奚其為為政也

禮氏曰孝子惟孝義孝之

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為政同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孔安國曰

言人而無信其大車無輓小車無

軌其何以行之哉

禮氏曰大車牛車也輓者轆端

橫木以縛扼者也小車四馬車也軌者轆端上曲拘衡者也子

張問十世可知也

孔安國曰文子奠禮變也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馬融曰所因謂

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

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亦可知

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

可豫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鄭

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 見義不為

無勇也 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為也

儀六卿大夫而士二八人為列八

論語卷第一 經一千四百七十字 註一千五百二十三字

三家者以雍徹 仲其

也

論語卷第一 詩一千五百二十三章 國曰文子

曰殺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無勇也 此而不雅焉

而祭之 必求辭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禮

論語八佾第三

何晏集解

卷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

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

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

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

於其家廟僭之故孔子譏之也

三家者謂

三三家者以雍徹

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

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

也者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

於三家之堂

及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者有諸侯

但家臣而已何取此子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也

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 鄭

曰林放魯人也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

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 魯氏曰易和易也言

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 子曰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 子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魯氏

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季氏旅於泰山 子謂

冉有曰汝不能救與 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

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自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在

於季氏救猶止也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魯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

尚知禮泰山之神反不 子曰君子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

無所爭必也射乎 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王肅曰射於堂外及下皆揖讓

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馬融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所

也爭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良盼動目良

也也狗文良也此上一二句在衛風碩入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

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九畫二繪先布三衆色然後以素

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

禮後乎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

禮故曰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苞氏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

已矣共言詩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魯氏曰徵成也祀宋二國名也夏
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祀

宋之君不足
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鄭玄曰獻猶賢也我
能不以其禮成之者

以此二國之君文
章賢才不足故也子曰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
禘禘之禮

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群廟
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

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
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

昭穆故不
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

也孔安國曰魯以不知
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魯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
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

之物言其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
易了也死如事生也

祭神如神在

孔安國曰謂子日吾祭百神也

子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

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

使攝者為之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

王孫賈問曰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孔安

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其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

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

子曰不

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安國曰天以喻君

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

子曰周監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安國曰

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

子入太廟

苞氏

曰太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每事問

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

廟每事問

孔安國曰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

言孔子知禮或不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

子聞之日

是禮也

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子曰射

不主皮

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

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算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日興僕與舞同

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

和容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馬融曰為

力為力復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之也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

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

廢故欲去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

愛其禮

當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

子

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

孔安國曰時事君者

多無禮故必有禮者爲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

事君如之何

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謚也時臣失禮定公

患之故問也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

孔安國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

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

戰栗也

孔安國曰九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

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之也

子聞之

曰成事不說

說不可復說也

遂事

不諫

說不可復諫止也

既往不咎

說

曰事已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子
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

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
量小也或

曰管仲儉乎管氏曰或人見孔子
小之以為謂之太儉

也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

儉乎管氏曰三歸娶三姓女也婦
人謂嫁為歸攝猶兼也禮國

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曰然
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也

則管仲知禮乎管氏曰或以儉
問故答以安得儉

或人聞不儉更
謂為得禮也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

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鄭玄曰反坫
反爵之坫也

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
樹屏以蔽之也若與鄰國君為好

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
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

是不知禮也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

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已也始

作翕如也音大師樂官名也音五從之

純如也從讀曰縱言音五既發放

皦如也言其音節明也也繹如也以成縱之

如翕如如繹如言樂始也儀封人請見

鄭玄曰儀蓋衛邑九曰君子之至於

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也從者弟子隨孔出曰二三

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久矣

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

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有威也也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孔安國曰木鐸施教之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法度以号令

於天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安

國曰韶樂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孔安國曰武王樂也

曰未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

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九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善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

之里是擇不處仁焉得智鄭玄曰求善居

而不處仁者之里子曰不仁者不

可以久處約孔安國曰久不可

長處樂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安仁魯氏

性仁者自然
之故謂安仁也
智者利仁
王肅曰知仁為

美故利
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
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人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

仁矣無惡
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

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

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

道得之不去
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

以其道而得之者也
雖是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
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

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
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

也雖急遽僵仆
子曰我未見好仁
不違於仁也

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
安孔

國曰難 復加也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

不仁者加乎其身
孔安國曰言惡

仁者不加非義於已不如好
仁者無以加尚為之優也 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也
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

未見欲為仁而
力不足者也 蓋有之乎我未之

見也
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

其我未
見也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

觀過斯知仁矣
孔安國曰黨黨類

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勿
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

也仁之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言將至死

不聞世之
有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

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也
言君子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

也子曰君子懷德
孔安國曰小人

懷土
孔安國曰君子懷刑
孔安國曰

也法
小人懷惠
管氏曰惠子曰放於

利而行
孔安國曰放依也
多怨
孔安

國曰取
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

何有
何有者言不能以禮讓為國

如禮何
管氏曰如禮何者
子曰不

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

求為可知也

魯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

曰唯

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

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

孔安國曰喻猶曉也

子曰見賢思齊

焉

魯氏曰思與賢者學也

見不賢者而內自

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

魯氏曰幾微也當微

諫納善言於父母也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

不怨

魯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

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諫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

遠遊遊必有方

鄭玄曰方猶常也

子曰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鄭玄曰孝

子在喪哀感思慕無改其父之道非心所忍為也

子曰父

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

則以懼

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之也

子

曰古者言之不出也恥躬之不逮

也

管氏曰古之人言不妄出口者為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子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

則驕溢則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子曰君子欲訥

於言而敏於行

管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

也敏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方以類聚同志相求

是故必有鄰也

子曰游曰事君數斯厚

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謂速數之數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

論語卷第三

經一千二百一十二字
注一千九百三十一字

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也縲黑索也縲索也所以拘繫罪人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字子容魯人其父南宮也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則無要也子曰君子欲訥

而信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矣朋友攷讎無怨矣

論語卷第三

經一千九百三十一字
注一千二百一十二字

同若鄰來

攷讎

論語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九廿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

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安國曰公冶

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也縲黑索紲寧也所以拘於罪人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肅曰南容弟

子南官縲也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子謂子賤

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密不齊也

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苞氏曰若人若此人也如

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子貢問曰賜也

如何子曰汝器也

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苞氏曰瑚璉者黍稷之器

也夏日瑚殷曰璉周日
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
或曰雍也

仁而不佞
馬融曰雍弟子仲
子曰

焉用佞也禦人以給屢憎民不知

其仁也焉用佞也
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

給數為民之所憎之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
孔安國曰開弟子也漆彫姓也開名

也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
子說
鄭玄曰喜其志道之

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

者其由也與
馬融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

子路聞之喜
孔安國曰喜與已俱行矣
子曰由

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鄭玄曰子路信夫子

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

微言故戲之耳也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

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材哉同孟武

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孔安國曰

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不

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

故曰百乘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

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

賓客言也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為行人

也之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女與

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

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

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

如也苞氏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

子貢心也宰予晝寢苞氏曰宰予弟子宰我也子曰

朽木不可彫也苞氏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王肅曰朽搜也二者喻雖施功

猶不成也於予與何誅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

於汝乎深責之辭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安國曰改是始聽

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子曰吾未

見剛者或對曰申振

苞氏曰申振魯人也

子

曰振也愨焉得剛

孔安國曰愨多情愨之也

子

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

欲無加諸人也

馬勣曰加凌也

子曰賜也

非爾所及也

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

也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

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於耳目脩也

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性者

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能行唯恐有聞

孔安國曰

前所聞未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貢問曰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安國曰孔文子衛

也大夫孔叔圍子日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

下問問凡在已下者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

道四焉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其行已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

使民也義子日晏平仲善與人交

久而人敬之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也平諡也名嬰也

子日臧文仲居蔡苞氏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

也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目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

借也山節藻梲苞氏曰節者栝也刻鏤為山也梲者梁上

之楹畫為藻文也言其奢侈也何如其知也孔安國曰

非時人謂以為知之子張問日令尹子文孔安

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闔名穀於菟也三仕為令尹

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

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安國曰

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

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安國曰皆齊大夫也崔

杼作乱陳文子惡之捐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

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

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

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

目凌其君皆如崔季文子三思而子無有可者也

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鄭玄曰李

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

必及三子曰甯武子馬融曰衛大夫甯喻也武

也謚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安國曰詐愚似實

故曰不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也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

子在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

制之耳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

也名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孔安國曰微生姓也

名高魯人也 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

之 孔安國曰乞之四隣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 子

曰巧言令色足恭 孔安國曰足恭便僻之貌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孔安國曰左丘明魯

也 大夫 匿怨而友其人 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

也 詐親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顏淵 九

季路侍子曰盍各曰爾志子路曰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 孔安國曰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

孔安國曰自無 無施勞 孔安國曰無以勞事

置施於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

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也

苞氏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也

子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者也

論語雍也第六

曾安集解九卅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

苞氏曰可使南面者

言任諸侯可使治國也

仲弓問子乘伯子

王肅

曰伯子書傳無見焉

子曰可也簡

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

亦可乎

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畧則可也

居簡

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苞氏曰伯子之簡大簡也

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問曰弟子孰

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人任情善怒違理

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

善未嘗復行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

請粟子曰與之釜

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字

也六斗四升曰釜也

請益曰與之庾

苞氏曰十六斗

也為庾也

冉子與之粟五秉

馬融曰十六斛曰秉

五秉合八十斛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

繼富

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也

原思為之宰

苞氏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也

與之粟九百辭

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

也子曰毋

孔安國曰祿法所當受毋以讓也

以與

爾隣里鄉黨乎

鄭立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

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

之子驛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

犂雜文也驛赤色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犂而

不用山川^三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義也

子曰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

月至焉而已矣

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

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

子曰由也果

苞氏曰果謂果敢決斷也

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

曰賜也達

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也

於從政

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

曰求也藝

孔安國曰藝曰多才也

於從政乎

何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孔安國曰

費季氏邑也李氏不目而其邑宰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之也閔

子騫曰善為我辭焉

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

語使者曰善為我作辭如有所復我

者孔安國曰復我則吾必在汶上

矣孔安國曰去之汶伯牛有疾馬

曰伯牛弟子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苞

曰有惡疾不欲見人故曰亡之孔

國曰亡喪也疾甚故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苞氏曰非言之者痛惜之甚也子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

哉回也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也力不足三

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

畫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

也之子曰謂子夏曰為君子儒毋為小

人儒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也子游

為武城宰苞氏曰武城子曰女得

人焉耳乎哉孔安國曰焉耳乎哉皆辭也曰有

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也

苞氏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

羽言其公且方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

孔安國曰

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奔而

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

不進也

馬融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

有勇軍大奔猶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曰我非敢在後距

敵也馬不能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羨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

羨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佞而反如宋朝之羨難矣免於今世之

也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

斯道也

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

苞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

文勝質則史

苞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

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

苞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曰人之生也直

馬融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

者以其正直之道也

罔之生也幸而免

苞氏曰誣

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子曰知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苞氏曰學

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

子曰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

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

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

義王肅曰務所以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矣荀氏曰敬鬼神而不瀆也問仁子曰

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孔安國曰

先勞苦乃得功此所以為仁也子曰知者樂水荀氏

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之也日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仁者樂

山然不動而万物生焉也知者動

進荀氏曰自三仁者靜孔安國曰無知

者樂鄭玄曰知者自便仁者壽荀氏

壽日性靜故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

一變至於道荀氏曰言齊魯有太

公大賢周公聖人也今其政教雖

魯裴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子曰觚不觚

馬融曰觚

禮器也一升曰觚哉觚哉觚哉觚哉
爵二外曰觚也哉言非

觚也以喻為政而不宰我問曰仁
得其道則不成也

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

也孔安國曰宰我以為仁者必濟
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隨井將

自投下而出之乎否乎欲子曰何
拯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

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三不可陷也十

也荀氏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可欺
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也

也不可罔也馬融曰可欺者可使
往也不可罔者不可

得誣罔令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
自投下也

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玄曰
弗畔不

也違道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

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
安

國曰等以為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矣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子曰中說與之咒誓義可疑也

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乱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

非適今也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

濟眾者何如三可謂仁乎十九子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安

國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安國曰

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然已所不欲

而勿施於人之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

論語卷第三

經一千七百一十一字
註二千八百二十字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

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

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子曰若能使民足思歸之夫仁

者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曰

人之

何處集解

金

三

三

詩二千八百二十字

詩一千八百一十

論語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舊卅九章
今卅八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

我老彭

苞氏曰老彭殷賢大夫也
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矣但

述之耳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

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立曰人無
有是行於我

我獨有之也

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

講也聞義不能從也不善不能改

也是吾憂也

孔安國曰夫子常
以此四者為憂也

子

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馬融曰申

申夭夭和舒之貌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

吾不復夢見周公也

孔安國曰孔
子衰老不復

夢見周公也明盛時
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子曰志於

道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矣也

據於德

據杖也德

有成形故可據也

依於仁

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

也

遊於藝

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遊也

子曰自

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安國曰

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

子曰不憤

不啓不排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

以三隅反則吾不復

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

其人心憤憤口排排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

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

子食於

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

也哭則不歌

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之

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

止則止唯我與子路曰子行三軍顏淵同耳也

則誰與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羨顏淵以為已

有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唯有與已俱故發此問也子曰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孔安國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

而得者也當脩德以得之矣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

矣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

者古人之子之所慎齊戰疾孔安國曰此三

者人所能慎之也而子在齊聞韶樂

三月不知肉味

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

義故忘於肉味也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冉有曰

夫子為衛君乎

孔安國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

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也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

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

子貢曰諾吾將

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

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乎

孔安國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

怨乎以讓為仁豈怨乎

出曰夫子不為也

鄭

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

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

孔安國曰蔬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

以此為樂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

鄭玄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

子曰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矣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

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

子所雅言

孔安國曰雅言

正言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鄭玄曰讀先王

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孔安

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也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

也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

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而求之者也

鄭玄曰言此者勉人於學也子

不語恠力亂神

孔安國曰恠恠異也力謂若弄盪舟

鳥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目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

益於教化也或子曰我三人行必

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

之故無常師也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

如予何

苞氏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以聖

性也合德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

子曰二三

子以我為隱子乎吾無隱乎爾

苞氏

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

隱匿故解之也

吾無所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也

苞氏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五之心也

子曰四教文行忠信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君子者斯可矣

疾世無明君也

子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

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

恭難乎有恒矣

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也子

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

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網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苞氏曰時人多有穿鑿也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次

也孔安國曰如此五鄉難與言童

子見門人惑鄭立曰五鄉御名也

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恠孔子見也子曰與其

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孔安國曰教誨

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惟我入潔

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鄭

曰往猶去也人屢已自潔而來當

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苞氏曰仁道不遠陳司敗問昭

公知禮乎孔安國曰司敗官名也

也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

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娶

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

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巫馬期弟

子也名施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孔安國曰以司敗言告

深道少故受子與人歌而善必使

反之而復和之樂其善故使重歌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無也文無

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躬行君子

則吾未之有得也孔安國曰躬為

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安

孔子諱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

唯弟子不能學也苞氏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

學也况仁聖乎也子疾病子路請禱苞氏曰禱

禱請於鬼神也子曰有諸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

之事乎也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

上下神祇指也子曰孔安國曰子路失

上之禱之久矣行合於神明故曰

上之禱之久矣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

其不遜也固也子曰君子坦蕩蕩

禮禮耳固陋也子曰君子坦蕩蕩

小人長戚戚鄭玄曰坦蕩蕩寬廣

也貌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論語泰伯第八 何晏集解 九廿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

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肅曰 泰伯周

太王之太子也次仲雍少弟曰季 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

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 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

以為至 德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

無禮則憇 憇畏懼之貌也言慎而 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

也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馬融曰 絞 絞刺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

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荀氏曰興 起也君能

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 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

不偷薄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

足啓予手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躄於父母不敢

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已

常誠慎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小子

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

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

之

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躄也

曾子言曰鳥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

苞氏曰欲戒敬子言我將且死言善可用也

君子

所貴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

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澹澹則人不敢暴慢

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詭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

無惡戾之言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荀氏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 曾子

日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荀氏曰校報也言見

侵犯而不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矣

馬融曰友謂顏淵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

之孤

孔安國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

可以寄百

里之命

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也

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

大節安國家定社稷也

君

子入與君子入也曾子曰士不可

以不於毅任重而道遠

苞氏曰於大也毅強

而能決斷也士於毅然

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孔安國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也

子曰

興於詩

苞氏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

立於禮

苞氏曰禮者所以立身也

成於樂

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用

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

子曰好

勇疾貧亂也

苞氏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之貧賤者必

將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亂也

孔安

國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

才之美使驕且悟其餘不足觀也

已矣孔安國曰周公且也子曰三年學

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孔安國曰穀善也言

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子

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苞氏曰言行當常也危邦不

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邦有道貧

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

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孔安

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子曰師摯之始闕雎

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

始猶首也周道既衰鄭衛之音作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闕雎

之聲而首理其乱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洋洋子曰狂而

不直

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也

侗而不愿

孔安

國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

慳慳而不信

菴

曰慳慳懇懇也宜可信也

吾不知之矣

孔安國曰言皆

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

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也

子

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

與焉

羨舜禹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

天為大唯堯則之

孔安國曰則法也羨堯能法天

而行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菴氏曰蕩蕩廣

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

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

功成化隆高
大巍巍也

煥乎其有文

章

煥明也其立文
垂制復著明也

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治

孔安國曰禹稷
契皋陶伯益也

武王曰予

有乱臣十人

孔安國曰乱理也理
官者十人也謂周公

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蔡公太顛
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也其餘一人

謂文母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

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

孔安國曰唐者堯號也虞者舜
号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

此也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
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然尚有一

婦人其餘九人而已
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

荀氏曰殷紂淫乱文王為
西伯而有聖德天下之歸

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
子曰禹吾

無間然矣
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已不能復間

廟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馬融曰菲

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
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威祭服也界宮室而

盡力乎溝洫
苞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

十里為城城間有洫洫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間然矣

論語卷第四
經一千五百十四字注二千三百七十七字而益長乎

無間然矣
論之益言曰不窮野間

服事
禮記

子曰禹吾

論語子罕第九

何晏集解

九卅一章 皇卅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

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達巷黨

入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玄曰達巷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羨孔子博學道藝不成

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

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玄曰聞

人羨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

子曰麻冕

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孔安國曰冕緇布冠

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

拜下

禮也今拜乎上泰雖違衆吾從下

王肅曰目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

從下禮也
子絕四母意
必道為度故不任意也

母必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故無專必也
母固
無不可

可故無
母我
述古而不自異唯道是固行也

從故不自
子畏於匡
苞氏曰匡人誤圍夫子以

為陽虎陽虎嘗暴於匡
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為夫子

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

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孔安國曰

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天之將文見在此此自其身也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
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

不當使我知之今天之未喪斯文使我知未欲喪之

匡人其如予何
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

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已

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

何其多能也

孔安國曰太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

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

孔安國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

使多能也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者乎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苞氏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

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彼藝

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知者知意

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

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

語之竭盡所知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安國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

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子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荀氏曰冕

者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者盲者也見之雖少者必

作過之必趨荀氏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

尊在位恤不成人之也顏淵喟然歎曰喟然歎聲

也仰之弥高鑽之弥堅言不可窮盡也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言忽視不可為形像也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

正以此道勸進
人有次序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已

孔安國曰言夫

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

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

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

苞氏曰疾甚曰病也

子路使

門人為臣

鄭玄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

臣之禮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為有目吾誰欺欺天乎

孔安

國曰病小恙曰間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

且予與其

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

之手乎

馬融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孰使我有臣而死

其手我寧死弟且予縱不得大葬

子之乎也孔安國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乎馬融曰就

使之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子

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

善賈而沽諸馬融曰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沽賣也

得善賈寧賣之耶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

待賈者苞氏曰沽之哉不待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

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

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馬融曰君子所居者皆化也子曰吾自衛

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玄曰及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義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

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子曰日出則事公卿入

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哉馬融曰困亂也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荀氏曰逝往也

言九往者如川之流也子曰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故發此言也子

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荀氏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

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融

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

欲進而與之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

與

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情餘人不解故有情語之時也

子謂

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

止也

苞氏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

當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

有矣夫

孔安國曰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

如今也

後生謂年少也

四十五十而無聞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子曰法語

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孔安國曰人有

適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改乃為貴也矣

巽與之

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

馬融曰巽恭也謂恭

巽謹敬之言聞之無不悅也

悅而不

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

勿憚改

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也

子曰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非一則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者

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子曰衣弊緼袍與衣

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與

孔安國曰

緼泉著也

不收不求何用不臧

馬融曰收害也

臧善也言不收害不貪求何用子為不善疾貪惡收害之詩也

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

臧

馬融曰臧善也尚復有義於是者何足以為善也

子曰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大寒之歲

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也
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
寒而後別之喻久入屢治世亦能
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
君子之正
子曰知者不惑
苞氏曰不惑亂

也
仁者不憂
孔安國曰無憂患也
勇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適之也雖

學或得異端未
必能之道也
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
雖能之道未必能
可與立未可

與權
雖能有所立未必能
唐棣之

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大順也

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
夫思

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
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
唯不知思耳思之有容身與也
次序斯可知之也

論語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九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

者王肅曰恂恂其在宗廟朝廷便

便言唯謹爾鄭立曰便便辨也朝

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

之貌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

誾誾中正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

也馬融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

也君召使擯鄭立曰君召使擯色

勃如也孔安國曰足躩如也苞氏

辟之也
揖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

襜如也
鄭玄曰揖左人右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

衣前後則趨進翼如也
孔安國曰言端好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孔安國曰復命

白君賓已去也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容
孔安國曰歛身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孔安國曰闕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

也
苞氏曰過君之空位也其言似不足者搆

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孔安國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搆齊者搯衣也出降一筭

逞顏色怡怡如也
孔安國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

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孔安國曰沒盡也下

也盡階復其位蹶如也孔安國曰

也位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荀氏曰

也以聘問隣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上如揖下

如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也

鄭玄曰上如揖授玉且敬也下如

有循舉前曳踵行之也享禮有容色鄭玄曰

聘禮既聘而享享十三私覲愉愉如也

鄭玄曰覲見也既享乃以君子不

以紺緌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

者齊服盛色以為飾似衣齊服也

喪服故皆不紅紫不以為褻服王

日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

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也

當暑鎮締綌必表而出

孔安國曰暑則單服

締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

緇衣羔裘素衣麕

裘黃衣狐裘襲裘長短右袂

孔安國曰

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

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安國曰狐今之被也

貉之厚以居

鄭玄曰在家以接賓客之也

去裘

無所不佩

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脩佩所宜佩也

非

惟裳必殺之

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惟裳無殺之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

異服故不相弔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安國曰

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齋必有明衣布也

孔安國曰以布為沐浴之衣也

齋必變食

孔安國曰改常

也食居必遷坐孔安國曰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食體而餽孔安國曰體餽臭味變也

魚饌而肉敗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饌也不色

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孔安國曰

失飪失生鄭玄曰不時不食非朝夕日中

也時割不忤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馮

醬日魚膾非芥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而脯不食

不撤薑食孔安國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不臭故不去

也不多食孔安國曰祭於公不宿

肉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祭

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鄭

不自其家祭肉也過三日不食也是藁鬼神之餘也食不語

寢不言雖䟽食菜羹瓜祭必齋如

也孔安國曰齊嚴敬之貌也席不

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孔安國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礼主於老者老者礼畢出孔子

後而出之鄉人儻朝服而立阼階孔安國曰

儻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問人於

他邦再拜送之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也康子

饋藥拜而受之苞氏曰遺孔子藥也曰立未

達不敢嘗之孔安國曰未知其廡

樊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鄭立曰重

人賤畜也退朝自君賜食必正席魯君之朝來歸

先嘗 孔安國曰敬君之惠也 君賜

腥必熟而薦之 孔安國曰薦其先祖也 君賜

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鄭

曰於君祭則先徹矣 疾君視之東

首加朝服挹紳 荀氏曰夫子疾也

加其朝服拖紳紳太帶 君命召不

俟駕行矣 鄭玄曰急趨君命也 入

太廟每事問 鄭玄曰為君助祭也 朋

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孔安國曰重朋友之

息也無所歸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

祭肉不拜 孔安國曰不拜 寢不尸

苞氏曰偃卧四體布 居不容 孔安國曰

展手足似死人也

為家室之敬難久也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孔安國曰狎者素親狎也見冕者與警者雖褻

必以貌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

者式之式負版者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

也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

作孔安國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

變鄭玄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為烈也升車必正立

執綏周生烈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

顧荀氏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拒傍視不過轡轂之也

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馬融曰見顏色

不善則去之也翔而後集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

之三嗅而作

言山梁雉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數之

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

論語卷第五

經一千四百六十二字
注二千二百九十七字

五卷

九

執筴

用生熟曰必正立執筴所以為安也

車中不內

論語卷第五

經二千二百六十二字
注一千四百六十二字

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

馬融曰見顏色

本意不親指色斯舉矣與而後已也

之三嗅而作

言山梁雉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數之





論語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

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

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

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

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皆不及門者也

鄭玄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

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子曰德行顏淵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

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

也於已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

其父母兄弟之言陳群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

母下頌兄弟動靜盡善故南容三

復白圭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為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適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

之車賣必作柳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鯉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

以為之擲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

不可徒行也

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孔子時為大

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辭也 顏淵死子

曰噫

苞氏曰噫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

天喪

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顏淵死子哭

之慟

馬勸曰慟哀適也

從者曰子慟矣子

曰有慟乎

孔安國曰不自知已之悲哀之適也

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慟顏淵死門人

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

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勸曰言回自有父

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季路
得制止非其厚葬故云余也

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曰敢問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閔子騫侍

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

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玄曰樂各

行剛強之貌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

不得以壽終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玄曰長府藏名也

藏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目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

欲勞民改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

丘之門馬融曰言子路鼓琴不合雅頌也門人不

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

路故復解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乎

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

也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也愈猶勝也季氏富於周公孔安國曰周公天子

之士宰鄉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

之孔安國曰非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子曰非吾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立曰小

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柴也愚弟子高柴也字子羔

之愚愚直也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鉗也師

僻也

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

由夢也

鄭立曰子路之行失於取夢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

是殖億度是非蓋羨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聖人之善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

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

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

孔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循道舊迹而已亦

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與室也

子曰論莠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莠者謂口無

擇言也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
澁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

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者也子路問聞斯行諸

危氏曰賑窮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也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

也專非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公西華曰由也六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七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赤也孔安國曰或其敢問

問同而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無人故退之鄭玄曰言非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

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

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

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苞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

敢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

臣與

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

之問

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臣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孔安國曰言備

已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孔安國曰問為

目皆當從君所欲邪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也

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也

子路使

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苞氏

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

子路曰有

民入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

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子曰是

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

窮也子路曾皙

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

井有

公西華待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

爾無吾以也

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

也居則曰不吾知也

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

已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安國曰如有用汝

者則何以子路率爾而對

率爾先三人對

也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間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飢饉

意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

也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方義也夫子哂之馬融曰哂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

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辭也赤爾何

如對曰非曰能之也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

會覲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小相謂

相君之禮者也點爾何如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

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

孔安國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為政之具

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

孔安國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之

曰暮春

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士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

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之三子者出曾皙

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

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

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

是故哂之

苞氏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

如之何

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也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相

孔安

國曰赤謙言小相士耳孰能為大相者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九世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馬融

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融曰一日猶見歸

无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安國曰

行善在己
不在人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
苞氏曰知

其必有條目
故請問之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立曰此四者

礼之目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王肅曰敬事
仲弓問仁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安

國曰仁之道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莫尚乎敬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苞氏曰在邦為諸侯也在

象為鄉大夫也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

也訥也
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曰入也弟子司馬犁也

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

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孔安國曰行仁

難言仁亦不
得不難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君子不憂不懼

孔安國曰牛兄桓
魋將為亂牛自宋

來學常憂懼
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

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

苞氏曰疚病也內省
無罪惡無可憂懼也

司馬牛

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玄曰
牛兄桓

雅行惡死亡無
我為無兄弟也

子曰商聞之

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

為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苞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
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

子張問

明子曰浸潤之諧膚受之愬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鄭玄曰諧人之言如水之浸潤

以漸成人之猶馬融曰膚受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

諧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

矣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子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

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

矣十五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不信不立孔安國曰死者古

治邦不可失信也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

矣何以文為矣鄭玄曰舊訖云子棘子城衛大夫也

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

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古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也

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

別者心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哀同者何必別虎豹與犬羊邪

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

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

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

足如之何其徹也

孔安國曰二謂十一而稅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

孔安國曰孰誰也

子張問崇

德辨惑

荀氏曰辨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

崇德也

苞氏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

愛之欲其

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又

欲其死是惑

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

是心惑也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鄭玄曰此詩小

雅也祗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足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

以非之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安國曰當此時陳

桓制齊君不君目不目故以此對也

公曰善哉信如

君不君臣不目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

果滅審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

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

以折獄者唯子路無宿諾宿猶滯也子路

故信恐臨時多子日聽訟吾猶人

也苞氏日言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肅日化

之在前也子張問政子日居之無倦行

之以忠王肅日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

必以忠信也子日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六 六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不違道也子

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

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日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

正鄭玄日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季康子患盜

問於孔子孔子對日苟子不欲雖

賞之不竊

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

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安國曰就成也欲

多殺以止奸也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

孔安

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

也上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矣子張對

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

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

常欲以在邦必達馬融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者也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也樊遲從遊於舞雩

之下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曰敢

問崇德脩慝辨惑孔安國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

為善也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孔安國曰先勞於攻其惡毋

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苞氏曰舉而直之人用之廢樊遲

退見子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孔

國曰富舜有天下世選於衆舉皋陶

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衆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孔安國曰言舜湯

舉皋陶伊尹則不仁子貢問友子

曰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無自

厚焉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

之或見厚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孔安

國曰友以文德合也 以友輔仁 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

道所以輔成信之然後信之也 請

已之仁也 使民民忘其勞之也

論語卷第六

經二千六十二字 註一千九百四十六字

曰先有司

六季

世

論語卷第六

經二千六十二字 註一千九百四十六字

尹不仁者遠矣

孔安國曰尹有罪也

子貢問友子

子曰文

子曰文

論語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凡卅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

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也 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之也 請

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

上事無倦則可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

曰先有司

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

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

奚先

苞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子曰必也正

名乎

馬融曰正正名也

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奚其正名

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

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

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苞氏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

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

則有淫刑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

必可行也

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

必可得而遵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

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馬融

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

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

民莫敢不用情

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

以情實應也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

德何用學稼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

子曰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哉

專猶獨也

子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

令教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苞氏

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
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
其國之政亦
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

室

王肅曰荆與蘧瑗
史鮪並為君子也

始有曰苟合

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僕

孔安國曰孔子
之衛冉有御也

子

曰庶矣哉

孔安國曰庶眾也
言衛民眾多也

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
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
有成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

功也
滕殘去殺矣

王肅曰滕殘滕殘暴
之人使不為惡也去

殺不用刑殺也刑殺不用誠哉是言也孔安國曰古

也子信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命王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子

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周

烈曰謂罷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馬融曰改者有五子曰其事也馬

日事者凡所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

用必當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

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興邦乎孔安國曰事不可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可喪邦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

違也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

喪邦乎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

善而無敢違之者則業公問政子

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為莒父宰

問政鄭玄曰舊說曰魯下邑也子曰毋欲速

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

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葉公語孔子曰吾

黨有直躬者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目而盜曰攘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

夷狄不可棄也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

可棄去而不行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

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孔安國曰有恥有所

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也

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抑亦可以

為次矣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

也抑亦其次言曰今之從政者何

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筭也鄭

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子曰不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苞氏

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苞氏曰狂者

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子曰

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也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

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

之人

善夫

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

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

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

承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也

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子曰君子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心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

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

子貢問曰

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

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也

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也

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悅也

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

故事也

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

人也器也

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

小人難事

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

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

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

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

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

入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菴氏曰即

戎就兵可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馬黼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九世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

有道當食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

道而在其朝食剋伐怨欲不行焉

可以為仁矣馬黼曰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

小怨也欲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菴氏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也子

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當志道

不求安而懷子曰邦有道危言危

其居非士也

行道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邦無道危

行言遜遜順也厲行不隨子曰有

德者必有言德不可必憶中有言

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南宮适孔安國曰适南宮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

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

目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篡多

力能陸地行舟為俱不得其死然

皆安國曰此二子者禹稷躬稼而

有天下夫子不答馬融曰禹盡力

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

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

子孔子謙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

曰君子也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

能備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

勿誨乎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

誨之子曰為命也卑謹十三草創之孔安國曰

卑謹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

使乘車以適野而世叔討論之行謀作盟會之辭也

人子羽脩飾東里子產潤色之融馬

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卑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

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為號也

更此四賢而成或問子產子曰惠故鮮有敗事也

人也孔安國曰惠愛也問子西曰

彼哉彼哉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

曰楚令尹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子西也

也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

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子

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藤薛大夫也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

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藤薛小國大夫職

煩故不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仲

之智馬融曰魯大公綽之不欲夫臧孫紇也

曰魯大夫 孟公綽也 卞莊子之勇 周生烈曰卞邑大夫

也 非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孔安國曰加之

以禮樂文成也 亦可以為成人矣 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 馬融曰義然後

取不苟得也 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孔安國曰久要舊約

也平生猶少時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 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

曰其然豈其然乎

馬融曰義其得道嫌其不能悉

也然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安國曰防武仲故

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三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

如防使以大蔡納請曰統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

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子統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曰晉文公譖而不正

鄭玄曰譖者誅也謂召於

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

河陽是譖而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譖

馬融曰伐

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子昭王南狩不遷是正而不譖也

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曰未仁乎

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

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
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小自自首先入是為桓
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子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融曰匡正

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

賜受其賜者謂不被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

皆為夷秋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王肅曰經經死

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

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既難亦在於適厚故仲尼但義管仲之功

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

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

家臣也薦之使與已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

可以為文矣

孔安國曰行如子曰是可謚為文也

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

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

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在者各當其才何為

當亡乎也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

難也

馬融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也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桓殺其君請討之

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桓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也公

曰告夫二三子謂三卿也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二三子者馬融曰我於禮

二三子君使我之二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子曰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本為上末子為下也

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也

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無為人徒能言之也

蘧伯玉

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人坐而問焉

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

曰夫子何為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群曰無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

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

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

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

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孔安國曰比方人也

也人子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已

知患己無能也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也子曰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及怨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止何為是桀桀

者與無乃為佞乎苞氏曰微生孔姓也畝名也

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苞氏曰疾

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鄭玄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或曰以德

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

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

怪夫子言何為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下

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知我

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公

伯寮馬融曰魯大伯寮魯人

也弟子子服景伯以告馬融曰魯大

也孔子告告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

信讒也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

刑陳其尸曰肆也子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

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避世孔安

國曰世主莫其次避地馬融曰去

得而臣之也也亂國適治邦其次避色孔安國曰其次避言

也孔安國曰有子曰作者七人矣菴氏

惡言乃去也日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

桀澗丈人石門荷簣儀封人楚狂也接輿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

奚自晨門者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菴氏曰言

不可為而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

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謂與與然也有心既而曰鄙哉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此砥已徒信已

而已言亦無益也

深則厲淺則揭

卷氏曰以衣涉

水為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已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

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未知已志而便譏已

所以為果也末無也無以子張曰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已

馬融曰已百官也

以聽於冢宰三年

孔安國曰冢宰天官佑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

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也之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教人

孔安國曰敬其身也

日如斯而已乎日脩已

以安人

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

日如斯而

已乎日脩已以安百姓脩已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安國曰病猶難也

原

壤夷俟

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

孔子

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

賊為賊害也

以杖

叩其脛

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

闕黨童子

將命矣

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之也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踞

於位也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

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荀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羗
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

求益者也

公問陳於孔子

孔安國曰陳行陳也

孔子對曰桓豆之事則嘗聞之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注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七卷

廿六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六字
注二千五百六十四字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昔也也 童子稱也無何
見其與先

益也也 童子稱也無何
見其與先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九卅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

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

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

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則

不可教

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

者病莫能興

孔安國曰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去衛

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

窮時但不如小人窮濫溢為非也

子曰賜也汝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孔安

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孔安國曰問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

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子

曰由知德者鮮矣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

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子張問行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鄭玄曰万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隣五隣為里行乎哉

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

苞氏曰衛扼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與則若倚衛

也 扼 **子張書諸紳** 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曰直**

哉史魚 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鱮也 **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 孔安國曰有直如矢不曲也

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 **邦無**

道則可卷而懷也 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

順不忤於人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言之失言知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 孔安

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 **子** 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貢問為仁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

用人以賢友為助也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

之時據見万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

之輅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

周之冕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難續塞耳

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安

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乱危殆故

當放遠也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安國曰柳下

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孔安國曰自責已厚責人

薄所以遠怨咎也

子曰不日如之何

孔安國曰

不日如之何者猶不日奈是何也

如之何者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

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

亦無如之何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玄曰小慧謂小小才知也難

矣哉言終無成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

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

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疾猶子曰君子求諸已小

人求諸人君子責已小人責人也子曰君子

矜而不爭荀氏曰矜矜莊也群而不黨孔

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之也子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荀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必

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六子貢問曰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

其有所試矣荀氏曰所譽輒試其事不空譽而已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苞氏曰古之史

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

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則亡矣夫

苞氏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習

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

孔安

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子曰衆惡

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王肅曰或衆阿

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也

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

故不能於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

不謀食耕也餼在其中矣學也祿

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也鄭

曰餼餼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藿

人學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菴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

之必失之也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

莊之則民不敬菴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上

也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莊之動

之不以禮未善也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也而可小知也君子

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

而不可大受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 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 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

者也 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也 子曰

當仁不讓於師 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

行仁急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安國曰真正

也諒信也君子之人也 子曰事君 其道耳言不必信也

敬其事而後其食 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曰辭達

而已矣 九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

師冕見 孔安國曰師樂人 及階子

日階也及席也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安國曰

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

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

也馬融曰相導也饋食事於饋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何曾安雀辭九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安國曰顓臾

安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

有之冉有與季路為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孔安國曰冉求為季夫顓臾昔者先王以

斂故孔子獨

求教也

為東蒙主

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

且在邦域

之中矣

孔安國曰魯七百之邦顯更為附庸在其域中也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

孔安國曰

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

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安國曰歸咎於季

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

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吏也言當陳才事度

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

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苞氏曰言輔相入者

當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

且爾言過矣虎

兕出於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

與

馬融曰柙檻也櫝櫝也非典守者之過邪也

冉有曰

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馬鼎曰固謂城郭完

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

今不取後世必為

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孔安國曰

疾如汝之言也

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

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更作作辭是所疾也

土也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安國曰

國者諸侯家者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

不患貧而患不安

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

則國富也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苞氏

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兵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孔安國曰民有異心

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折也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

孔安國曰干旌也戈戟也

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於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

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

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安國曰希少

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

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也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

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

家臣陽虎所囚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

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

出奔齊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安

國曰削之由君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五世矣

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

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

世政逮大夫四世矣

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

也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安國曰三桓

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也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

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僻馬融曰便巧辟人所忌以求容媚也友善柔馬融

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玄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

禮樂動得禮樂之節也樂導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孔安國曰恃尊貴以即恣也

樂佚遊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

矣孔安國曰宴樂沉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孔子曰

侍於君子有三愆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

及之而言謂之躁鄭玄曰躁不安靜也言及

之不言謂之隱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

所趣向而便逆先
意語者猶瞽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

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闘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安國曰

得貪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順吉逆凶畏大人
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

也畏聖人之言
深遠不可易知則聖人之言也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極疏故不知

狎大人
直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
不可

小知故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
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之也困而不學民

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

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

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

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孔安國曰

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并齊餓

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

曲之中也民到于今稱之其斯謂與王肅

曰此所謂以陳亢問於伯魚曰子德為稱者也

亦有異聞乎

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也對曰未也嘗獨立

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也鯉

退而學禮聞斯二矣陳亢退喜曰

卷

十八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

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

孔安國曰小君君夫

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
當此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

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往也
歸孔子

論語卷第八
經一千七百七十四字
注一千九百七十字
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

逢也
論語孔子曰宋子與滿言曰懷
十九

退而學禮聞斯言矣陳亢退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論語卷第八
經一千七百七十四字
注一千九百七十字
稱之曰夫

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其辭也
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
魯稱齊魯鄭燕秦不立稱
齊不審
人
無出謹異時稱姑曰寡小君

論語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九廿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

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

歸孔子

豚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

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

與相逢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

其寶而迷其邦

論

九卷二

不可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拙拙好從事日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

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

馬融曰年若歲月已往當急仕

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害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安國曰

君子慎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孔安國曰：上智不可強使，下愚不可使強賢也。子之武

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夫子

莞爾而笑。莞爾，笑貌。子曰：割鷄焉用牛

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禮樂也，樂以

和人人也。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也。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

治小而用大道。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

往。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

氏之之也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

之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曰

東周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對曰能

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九三恭則不侮孔安國曰

東也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孔安國曰應事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孔安國曰晉大夫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

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不入其國

佛盥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曰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

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涅不黑君子

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子曰由

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下六事謂

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孔安

國曰子路起對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孔安國曰仁者愛物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

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狂孔安國曰狂子曰小子何莫

學夫詩苞氏曰小詩可以興孔安國曰

興引譬連類鄭玄曰觀觀可以風俗之盛衰可以

羣孔安國曰羣可以怨孔安國曰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

女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

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融

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

不為如向
牆而立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
鄭之曰玉珪璋之屬帛束帛
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

已所貴者乃貴
其安上治民也
樂云樂云鍾鼓云

乎哉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
易俗非謂鍾鼓而已也
子

曰色厲而內荏
孔安國曰荏柔也
謂外自矜厲而內

柔佞
者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
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
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之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生烈曰所
至之鄉輒原

其人情而為已意
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
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

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
馬融曰聞
之於道路

則傳而
說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
孔安

國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患得者

患不能得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

亡也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

肆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也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

蕩無九卷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

矜也忿戾孔安國曰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惡紫之

奪朱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

惡鄭聲之亂雅樂苞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

奪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孔安國曰利口之人

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

子曰予欲無

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

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

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

出戶取瑟而歌使之間之

孺悲魯人也孔

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

孺悲思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柞櫟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

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
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子曰食

夫稻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

之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孔安國曰旨
義也責其無

仁於親故再言
女安則為之宰我出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
馬融曰子生未三歲
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
孔安國曰自天
子達於庶人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安

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吳
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其為

無所據樂善生淫慾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

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

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惡稱人之惡者苞氏曰好稱說人惡所以為惡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九卷孔安國曰惡訕謗毀也

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曰窒

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微以為

智者孔安國曰微妙也抄惡不遜

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苞氏曰訐謂攻

發人之陰私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玄曰年

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論語微子第十八何晏集解九十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死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

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詳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孔子曰毅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

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柳下惠為士師孔安

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

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取貴孟氏為下

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齊人歸

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

廢朝禮三日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

門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詳曰鳳

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鳥

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之也往者

不可諫也孔安國曰已往所來者

猶可進也

孔安國曰自今以來

已

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安國曰已而

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孔子下欲

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苞氏

曰下下車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

之使子路問津焉

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

五寸二耦為耦津濟疲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馬融曰言數周流自

知津處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

易之

也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

此適彼故曰且而與其從避人之誰以易之言

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士有避人之法有避

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已為士則從避世之

法耨而不輟

鄭玄曰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

津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為其不達

已意而便

九本十四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

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

此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

去人從鳥獸居乎

天下有道上不與易也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上皆不與易之已大而人小故也

子

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

苞氏曰史

人老者也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大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為夫子苞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

而索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答也止子路宿殺

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九卷 圭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

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

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立曰留言以語丈

人之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孔安國曰言女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

苞氏曰倫道也理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苞氏曰言

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自必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也

知之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

張柳下惠少連

逸民者節行超逸者包氏曰此七人

皆逸民之賢者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者伯夷叔齊與

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

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孔安國曰

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若此而已

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

苞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

身中清

廢中權

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身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亦不必

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大師擊適齊亞飯干

適楚

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擊于皆名也

三飯

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菴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

也各異師繚缺皆名

鼓方叔入于河

菴氏曰鼓擊鼓

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

播鞞武入于漢

孔安

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

海

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周公

語魯公

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

曰君

子不施其親

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易其親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

聽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

於一人

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周有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駟

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不為

論語卷第九

經一千六百五十字注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論語卷第九

經一千六百五十字注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海

孔安國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而作春秋至此絕筆

周公

語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伯也哉仲也哉叔也哉季也哉

使

子曰使乎使乎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

論語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九廿四章
九廿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

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

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安國曰問問

與人交接之道也

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也君子尊賢

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大賢與

於人何所不容我不賢與人將距

我如之何其距人也

苞氏曰交友當如子夏訊

交當如子張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邕氏曰泥難不通也

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曰日知其

所亡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

而篤志孔安國曰博學而厚識也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寤之事也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

也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之

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邕氏曰言百工

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情實也子

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玄曰厲嚴正也

子夏

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

王肅曰厲病也

信而後諫未信

則以為謗已矣子夏曰大德不踰

閑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

小德出入可也

孔安國曰

小德不能不踰法

子游曰子夏之

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荀氏曰言

子夏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

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

子夏聞之

曰噫

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

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苞氏曰言

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

如草木異類區別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安國曰終始

如一唯聖人耳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融

曰行有餘力學而優則仕子游曰

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傷性也子游

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苞氏曰言子張容儀

之難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

也難與並為仁矣鄭玄曰言子張容儀咸而於仁

道薄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

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

自致盡於他事至於 曾子曰吾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

也其不改文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也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自及父政

雖不善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卷

日陽膚曾子弟子 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 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

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之自喜能得其情也 子貢

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

紂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孔安國曰更改也衛公孫朝馬融曰朝衛大

也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十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六孔安國曰文武

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也而

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

州仇也
武謚也

日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

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也

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

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

不見宗廟之羨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

苞氏曰七尺曰仞也

夫子之云不

亦宜乎

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欲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

之乎適自見不知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

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

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

之不可階而外也夫子得邦家者

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

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

也孔安國曰綏安之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莫不立導之則莫不

興行也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也故能生則見榮顯死

則見哀痛矣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七會時何晏集解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數曆

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苞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

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

命已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曰履親湯名也此

伐蔡告天文也毅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右君也大

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有罪不敢

赦苞氏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已簡在

也天心朕躬有罪無以万方方有

罪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万方方不與也万方有罪我

身之適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周周家也賚賜

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

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

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管蔡是也

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

行焉

苞氏曰權稱也量斗斛也

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

食喪祭

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

盡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

寬則得衆敏則有功

公則民說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

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孔安國曰屏除

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恭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

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

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

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斯不亦

恭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

謂之賊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猶之與

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曰謂財

物也俱當與人而吝膏於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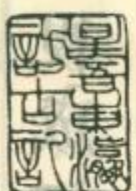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

也 堧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

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

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二十三字 注一千一百七十五字 今按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經籍訪古志

論語集解十二卷 正平甲辰刻本

跋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
謹志致道祐者足利左馬頭義氏朝臣第四子名祐氏幼
失父隨母居泉州大島後歸釋氏改名道祐為堺浦西本
願寺別院祖事見泉州志又有影刻此本者跋云學古神
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此本藏在屋代弘賢所又有一本刪
去正平跋文者板今尚在日本橋千鐘房書肆又有明應板
本亦摸刻此本者刪去正平跋文撰以明應己未西周平武道
敬重刊記

按正平甲辰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
明應己未明弘治十二年也

讀書敏求記

何晏論語集解十卷

童年讀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
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又讀漢書列傳四
十三卷贊引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
矣竊疑古文論語與今本少異然亦無從究辨也後得高
麗鈔本何晏論語集解檢閱此卷與漢書傳贊適合因
思子貢當日寓嗟歎意于不可得聞中同顏子之如有
所立卓爾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若脫此二字便作了語
殊無低徊未忍已之情矣他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等句
俱應從高麗本為是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
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不啻
獲一珍珠船也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
東國舊鈔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之者洵為書庫中

奇本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
 五月吉日謹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攷之蕭
 公幼時與吾曾祖侍御秀峰公同居邑之西鄉每相約入城
 歸時對坐殿橋上攜象戲下三四局起望城中而歎瓦如
 魚鱗他時何地受一屢著我兩人耶後竟各遂其志蕭居
 城東吾祖居城西高門棹楔衡宇相望未及百年而蕭氏
 式微吾祖後蘭錡依然風流未艾循覽此書回環祖德子
 孫其念之哉子孫其敬之哉

按正平係日本後
村上天皇年號

重平讀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
 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聞也已又讀漢書列傳四
 十三卷引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
 矣竊疑古文論語與今本不同者皆此也後得高
 麗錄卷五落名林其語亦同林上天皇年號
 卷五錄吾祖於蘭陰外築屋居未幾自築其書曰東軒詩吾
 祖東吾祖於知邑高陽縣縣南有臥室未及百年而蕭氏
 蕭蕭於知而吾祖之墓墓於兩人相約處各植其為蕭哉
 蕭蕭於知而蕭王縣蕭蕭不三四日其望城中西樓其
 公解和與吾曾祖於懷表私表同表也之西樓每臥臥人
 五月五日始結未以五年矣隱隱於前未結於蕭之蕭
 在末末二行云則蕭蕭於知表重信命王縣縣王平甲辰

